无地方的迷宫

——蔓生三部曲中的城市旅行书写

赵婧雯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400000

摘　要：威廉·吉布森的作品中，城市内部和跨国际城市间的旅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跨界流动范式中屡见不鲜。旅行不仅仅是穿越国家和城市空间的物理移动，还体现出城市的特殊象征意义。本文将聚焦威廉·吉布森蔓生三部曲中的城市穿行与逃逸，结合凯文·林奇的城市空间测绘理论对吉布森笔下的近未来现代城市景观一窥究竟。

关键词：威廉·吉布森；旅行书写；城市绘图；蔓生三部曲

1. 引言

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1948 年 —），美国裔加拿大作家，被公认为赛博朋克流派的奠基人。他在 1984 年发表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开创了赛博朋克文学的时代，凭借该作品一举囊括雨果奖、星云奖和菲利普·K·迪克奖等多项殊荣，成为首部同时获得这三项大奖的科幻小说。随后发表的《零伯爵》（Count Zero，1986）和《蒙娜丽莎超速档》（Mona Lisa Overdrive，1988）共同构成了“蔓生三部曲”（Sprawl Trilogy），这一系列作品标志着赛博朋克叙事风格的成熟，奠定了威廉·吉布森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地位。三部曲展现了一个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赛博空间（cyberspace）、人工智能和拟象世界构成叙事核心，探讨了技术入侵如何模糊自然与人工、真实与虚拟、人类与非人的边界。

蔓生三部曲中城市内部和跨国际城市间的旅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跨界流动范式中屡见不鲜。旅行不仅仅是穿越国家和城市空间的物理移动，还体现出城市的特殊象征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指出，城市意象即个体移动过程中生成的外部环境的总结性图像，他将城市意象绘图体验归纳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林奇认为，这五种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通过主体的旅行体验进行空间认知，重新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意象。元素之间彼此交织，构成了多层次的空间秩序和认知框架。（林奇，35）

吉布森的作品以城市群中的“追寻”“逃逸”“漫游”“漂泊”的体验感知城市内部的各个元素特征，以千叶的霓虹灯牌、华盛顿杜邦圆环为代表的标志物，以地下诊所和酒吧为代表的节点，以千叶港口、为代表的边界，以儒勒·凡尔纳大道代表的道路等从而描绘出了迥乎不同的城市风貌和形态，支撑起了一个全球化国际资本和信息的全球跨界流动城市群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蔓生三部曲中的城市旅行并非传统观念中的跨区域长距离，但城市内部的“逃逸”“漫游”同样具备旅行的特征。田俊武在《美国 20 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与文化隐喻研究》中指出，短距离的“漫游”看似难以与传统旅行相比，但从空间转换的频率来看，其体验与长途旅行并无本质区别。（田俊武，296）吉布森通过对地名的重复提及和场景的快速切换，模糊了“日常行走”与“旅行”之间的边界，使城市间的“逃逸”从简单的空间移动转化为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旅行体验。角色的移动路径和空间的流动变化，构建出一种类似旅行的节奏与轨迹。

然而吉布森的城市漫游与传统的“从 A 到 B”的直线路径不同，吉布森笔下的路径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不规则的、跳跃式的。这种不连贯的路径使得城市的空间形象变得模糊，各类国际城市的可见性、意象的强弱亦是各有不同。通过绘制及拼合多个风格迥异的城市空间图样，重构了复杂、多样的赛博格身份样貌。城市不再是依靠清晰的地图来穿行的地方，而是一个随时变化的复杂空间。

2.　千叶市的逃遁：迷宫般的城市

《神经漫游者》开篇的背景设定在一个颓废的后现代

城市—日本的千叶市。千叶市作为东京都的出海口，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基地，这里充斥着钢筋水泥、生态穹顶、高楼大厦。这座城市的特征既有“边缘性”，因为它处于东京湾东岸，“黑色的东京湾向远处伸展开去，海鸥从白色泡沫塑料组成的浮岛上飞过。”港口和海湾线构了一道天然的清晰边界，隔绝了外部世界，当从河边远离时，千叶市慢慢失去了细节和内容，“港口后的千叶城，各类生态建筑群落像一堆巨大的立方体，铺满了工厂的圆顶”视觉上很难将河流与港湾联系起来，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单面”的城市。千叶同时也具有其“中心性”，千叶拥有密集的港口，临海的地理位置赋予千叶天然的吞吐万物的能力，也因此在赛博世界中千叶被描述为网络黑市的中枢。

港口上空的天色犹如空白电视屏幕。凯斯从“茶壶”门口的人群中挤进去“茶壶”酒吧里聚集着外国职员，〔.....〕港口与城市之间的一些古老街道组成了一片狭窄的无名地带，这就是“夜之城”，而仁清街正在夜之城的中心。白日里，仁清街上的酒吧门窗紧闭，无姿无色，霓虹与全息招牌们也偃旗息鼓，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等待夜色来临。（吉布森，8）

《神经漫游者》的城市漫游绘图始于千叶港口和旧街区合围的一片狭窄区域中一个名叫 Chatstu 的酒馆。酒馆作为千叶城市旅行绘图起点有着独特的考量，它不仅是情报信息的汇聚点和黑市交易的物理空间，也是大财团控制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边缘人、技术黑客、信息贩子和非法技工共存的庇护所。酒馆酒馆周围的仁清街、志贺街和梅逸街三条街区相连，构成了凯斯在千叶市活动的核心区域，这一空间的形态呈现出独特的“非规则封闭结构”，三条街区既不平行，也不存在明显的横纵交集，但却通过路径的动态关联性形成了一个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空间网络。这片区域街区分布的元素种类繁多，霓虹灯、广告招牌、游戏厅、弹子球店、破旧的皮包公司、生鱼片摊和廉价旅馆交错排列，形成了一个拥挤逼仄、游荡在法律边缘、具有一定无政府主义特征的“暗之城”。

“尾巴又跟上来了〔.....〕他猛然冲过仁清街，一群闲逛的海员被他撞散，他冲进游戏厅大门，他只听见起伏的警报，游戏里的巨响，恐惧让他完全失去理智，他把眼镜蛇塞进套筒，奔向窗口，未及思考便已腾空而起，跃出窗外，开始坠落。他跌落在路面上，双腿传来阵阵钝痛，那是个女人的声音，一口斯普罗尔北部口音。他护着左踝，一瘸一拐地朝巷子深处走去”（吉布森，20）

逃窜视角之下，千叶市像一个迷宫，各种功能分区并不清晰，身处其中的人很难摸清这座城市的完整形态。凯斯的行动路径并不按照常规的“街道—广场—地标”的行走方式，而是以酒吧、游戏厅等城市街道中最具流动性的地点作为起点，这些地方游荡着着像凯斯一样来自全世界的边缘灰色人群。千叶市的街景和人物都是吉布森赛博世界中隐匿的信号源，凯斯在行走中观察，在思维中不断生成赛博城市中特定的标志物，依赖随机生成的标志持续警觉。从上述逃逸路径中看，凯斯的每一次逃逸都以困在另一个封闭空间结束，“奔向走廊尽头”“紧闭的房门之后”“小巷深处”。这样的封闭路径安排意欲为何？是吉布森的无意为之还是带有城市谋划的另一种目的？

“沿着志贺街而行，手在衣兜中不断把玩，拇指在黑暗中一次次滑过那飞龙形状的鲜红色塑料枪柄。沿着梅逸街朝港口方向走一个街区，有一座以丑陋黄砖盖成，毫无装饰的十层办公楼，此刻窗户都已经暗了，但伸长脖子还能看见楼顶微弱的亮光。大门外的霓虹招牌已经熄灭，下面写着“廉价旅馆”。他从梅逸街上的一条小巷走进楼里，透明电梯井的底端已经有电梯在等候。凯斯爬进这个塑料笼子，用一片毫无标志的硬磁条钥匙打开电梯。凯斯自从来到千叶城后，就按周租用了“廉价旅馆”的一个棺材屋”（吉布森，23）

赛博世界中的后现代城市街道 “志贺街” “仁清街”街景丑陋的黄砖建筑、熄灭的霓虹招牌和毫无装饰的办公楼，千叶街道俨然是资本弃置的边缘地标。当凯斯穿过街道撞散一群海员，奔向游戏厅，人群的流动与冲突突出了街道的无序性。在千叶，行走的目的不再是交往，仅仅是孤独个体的无序移动，彼此缺乏连接和互动。这与雅各布斯所说的“街道的活力”形成鲜明对比，千叶的街道不是人们交往的公共领域，而是陌生人之间的对抗场域，个体在这里被迫“冲撞、奔跑、孤立”。棺材屋以极度狭小的封闭空间，表现了个体在资本体制下的被压缩生存状态。凯斯的居住环境不是“家”，而是临时的容身之所，这一“过渡性生存状态”映射了赛博朋克世界中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作为资本控制逻辑的延伸，吉布森刻意强调廉价旅馆中的“透明电梯”与“无标志的磁条钥匙” 这一设计采用了全景敞视，便于目光毫无阻挡地穿透空间，开展“无规律的、经常性的巡视”（福柯 232），凯斯的行动被“无形的视线”所监视，

而磁条钥匙的无标志性则进一步去除了个体的身份象征，去个性化的生存体验，从而使被监视者产生管理自觉。可见吉布森笔下的千叶市地图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现实投射，而是刻画近未来资本控制之下的城市异化过程。

对比茶馆酒吧的地理位置的介绍便会发现，这个一面向海，呈匍匐状的的千叶市恰也具有三面向陆，一面向海的地理特性。这一巧合不免令人推测， 在吉布森的设计中，这幅街景地图正是千叶以小见大的隐喻，其描画并传递了千叶在极权资本体系中落于边缘，受人钳制的存在状态，它是后现代社会中填埋科技废物和资本剩余价值的晦暗面。千叶市的城市构图正像是凯斯每次逃逸的结局，身处全球构图中，是真正无法逃出的禁锢之所和封闭空间。

3. 大都市圈的穿行：不规则蔓生

在威廉·吉布森的蔓生三部曲中，亚特兰大都市圈以波士顿、纽约、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为核心，沿美国东海岸自北向南延伸，同时跨大西洋连接欧洲大陆的伦敦、巴黎与布鲁塞尔，形成一条横跨大西洋的全球化都市网络。这一巨型都市圈不仅通过物理上的基础设施连接，如轨道交通和航空网络，还通过资本、技术与信息流形成了强大的经济文化联合体，形成高度集中、不断向外扩张的近未来大都市圈。

与凯斯在千叶逃逸所绘制的“迷宫”式的封闭空间不同，黑客波比、财团千金久美子等漫游穿行于亚特兰大都市圈所绘制的是另一类旅行空间，它呈现出“蔓生”的特征：核心城市圈不断向周边扩张，吞噬乡村、郊区以及外围小型城市，从而形成一个高度集中与联结的都市带。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城市边界逐渐模糊。正如《零伯爵》中特纳描述的蔓城一样，“从波士顿到亚特兰大的每一个车站都在起伏”，这种连续性的空间形态构成了蔓城的核心特征，也展现了赛博朋克叙事中技术城市化的极端形式。蔓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个通过技术和资本力量驱动、以密集交通网络为基础的全球化都市联合体。

《重启蒙娜丽莎》中包含了蒙娜、国际巨星安琪拉·米切拉、跨国财团千金谷中久美子和被放逐的机械师滑溜·亨利四条故事线，涉及多个城市的漫游穿行，从而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蔓生城市圈生态和图景。小说开篇，久美子离开东京乘飞机来到了伦敦，久美子在伦敦的旅程从 M4 公路开始，这条公路不仅是伦敦的交通要道，也是她对城市初始感知的路径。久美子坐在捷豹古董车中穿行于 M4 公路，透过车窗观察城市景观的动态变化，从“湿漉漉的砖墙”、“混凝土拱门到黑漆铸铁栏杆”，这些视觉符号逐渐将伦敦的城市特质具象化。这条路径似乎是一种通向城市深处的引导，却提供不了任何清晰的空间逻辑。随后在伦敦的地铁站，混乱的空间特质进一步加剧。久美子拿着城市线路的地图，却感到一阵陌生和寒意，地铁站墙上的瓷砖一层叠一层，工人从不敲断坏的瓷砖，只是不断往上覆盖，徒劳的堆叠像莎莉所说的“动脉壁的脂肪斑”一样，逐渐挤压人的活动空间，使人的流动显得愈发狭窄和压迫。久美子在伦敦的地下地铁转乘中逐渐迷失，思维陷入混乱。在久美子的观察中，伦敦的街道、建筑和街景构成了一种与东京截然不同的历史感：在东京，历史是被小心翼翼保存和管理的稀缺资源，而在伦敦，历史如同“红砖和石块的植物”，是这座城市有机生长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邓肯和格里格雷在分析旅行文学中的移动现象时所提到的再现的写实性，即认知空间建构，旅行书写会不断产生一种“介乎中间的空间感”，从自身的空间文化中找到再现另一种空间的因素，从而对将目的地进行“转换”。（Duncan, Gregory，3）

如果说久美子的经历是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探索伦敦，那么蒙娜的佛罗里达穿行则是大都市中下层边缘人生存状态的深刻描绘。佛罗里达的城市景观既没有伦敦历史的混乱叠加，也缺乏东京那种精密规划下的秩序感，而是以一种分裂诡谲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存在似乎完全由消费文化和工业废弃物拼贴而成。蒙娜从垃圾弥漫的小巷进入街头，这一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污染景象。风中没有海滩的清新气息，只有“垃圾的恶臭和来自北方工厂的氯化物气味”（吉布森，33），海滩本应是佛罗里达标志性的地标符号，但在这里却被污染、死亡的景象所取代：死鱼覆盖浅滩，私人海滩则被象征着边界的铁丝网和警卫隔绝。蒙娜在其中的穿行，是对这种割裂空间的直接体验，公共空间被污染或侵占，私人领地以铁丝网和武装保安的形式将资源牢牢控制，而底层居民被迫挤在狭小的市场、肮脏的小巷和破败的街道上挣扎求生。蒙娜在市场上穿梭时，廉价摊位上堆积的二手商品和再生材料展现了底层经济的循环机制，这种循环依赖于工业废弃物和过度消费的残余，构成了边缘群体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在她行走的街道上，气味、声音和视觉符号不断提醒着她这种生存状态的压迫感：海滩上的死鱼、街头的化工污染、垃圾堆积的小巷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恶化的隐喻，反映了底层

生活与生态危机的深刻联系。

分裂性至此成为蔓城城市圈的核心特征。从废墟街区到高档商场，从考文特花园的城市核心到喧嚣的传教广场，蔓城的区域表现出极端的二元分裂。一方面，装甲气垫车驶过堆满垃圾的街道，烟尘掩盖的破损大楼形成了一种压抑的末世感，街头的茫然人群则凸显了底层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边缘化境地。另一方面，蔓城的核心商业区域则以极致的繁荣展现了资本的集中力量。当人们穿行蔓城，从一个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时，空间逻辑的割裂使得身在其中的人无法在建立连贯的认知地图。每一个区域都像是自成一体的独立世界，其内部逻辑与外部交通缺乏有效的整合。这种割裂的区域特征不仅表现了蔓城的空间断裂，也揭示了现代都市中区域间不平衡的社会结构。

4. 结语

在 “蔓生三部曲”中， 吉布森的城市空间描绘依靠角色的旅行展开，城市布局呈现出与现代性城市规划理性相悖的无序发展状态，碎片化、去中心化的混乱蔓生是其主要特征，人类生存的空间被最大化缩小，正如人文地理学者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地方与无地方》中提出，“人们体验到的地理现象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地方，其中充满了差异性和不同的意义；另一种是无地方，它是由相似性所组成的迷宫。今日，地方的差异性被大量取代 ..... 无地方的地理现象正日益成为一股强烈的趋势。”(雷尔夫 , 213) 这种新的城市主义带来的变化被吉布森推演到了极致。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 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 米歇尔·福柯 .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 .

[3] 田俊武 . 美国 20 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与文化隐喻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21.

[4] [美] 威廉·吉布森 . 神经漫游者 [M].Denovo 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3.

[5] [美] 威廉·吉布森 . 重启蒙娜丽莎 [M]. 姚向辉 , 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6] [美] 威廉·吉布森 . 零伯爵 [M]. 姚向辉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5.

[7] Duncan, James, and Derek Gregory, eds.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1999.

作者简介：

赵婧雯，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专业方向：英美旅行文学，由“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JDLHPYJD2023005”及 “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 JDDSTD2022010”资助。